

女界鐘

金天翮 著
陈雁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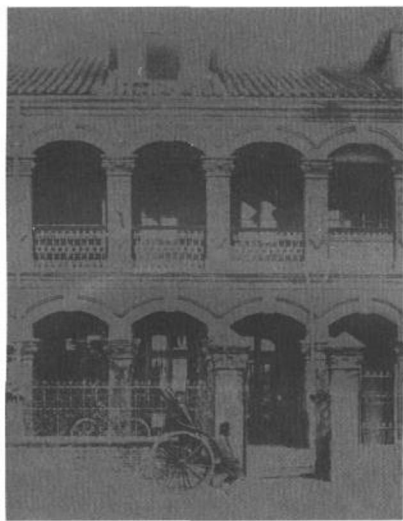
复旦 大学 历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4

女界鐘

金天翮 著
陈雁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复旦 大学 历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界钟/金天翮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325—3493—6

I. 女... II. 金... III. 女权运动—研究—中国 IV. 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8857号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4

女 界 钟

金天翮 著

陈 雁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插页 4 字数 78,000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493—6

K·495 定价:1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前 言

1903年,是中国近代妇女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该年:

陈撷芬主办的上海“女学会”成立,随后创办《女学报》;

丁初我、曾孟朴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

林乐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译本出版;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发布电文,劝谕妇女勿缠足;

广州《女子学报》创刊;

上海“苏报馆”出版《世界十女杰》。

这一年更有一部令人振聋发聩的著作问世,那就是《女界钟》,作者署名“爱自由者金一”,上海大同书局出版,总发行所则为赫赫有名的爱国女学校。

据称该书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在短期内就告售罄。1904年1月出版的《女子世界》第二期用“看!!! 看!!! 看!!!”来渲染《女界钟》。作者金天翮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后来朱剑凡在湖南创立的周南女校的校刊就以《女界钟》为名。



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中外学者,大多听闻《女界钟》,神而往之,但往往只能在一些研究专著——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看到几段引文,而难睹全书真容,更无从全面评价该书的价值与影响。而了解、研究作者金天翮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岁月流转,今年恰逢《女界钟》敲响整整一百周年,与百年前相比,中国的女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金天翮当时“所认为应当大声疾呼的,在今天,已经普遍地、具体地实现在无数人们的身上”。^①但重读此书,作者的睿智犀利、思想超前、视野独到和胸襟开阔,依然令人感动唏嘘不已。

为了纪念《女界钟》发表一百周年,早在2001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王政教授就筹划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拟于2003年在上海召开题为“百年中

国女权思潮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此后,她为该会四处宣传、筹集会款、确定专题、审阅稿件,并不时鼓励、督促我将《女界钟》重新标点,在大陆出版简体字本,以飨同好。不想,因为 SARS 流行,这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会议不得不延宕一年,甚为遗憾。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女界钟》的简体字本在百年后的今天得以问世,谨此纪念。

《女界钟》此次重新标点出版,选用的是上海图书馆所藏,1903 年大同书局刊行的版本。该书封面由杨千里题名,作者署名“爱自由者金一”。全书除序和目录外,共 9 节 87 页。有意思的是,有三位女士为此书作序:林宗素^②、黄菱舫和杨锡纶,林、黄的序后来都发表于江苏留日学生所办之《江苏》月刊第五期。而金天翮的学生、好友柳亚子则为此书写了后叙。

为了便于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研究《女界钟》和金天翮,我们在重版时于附录中收了《国民日报》中赞《女界钟》的诗篇、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介绍《女界钟》的章节和杨友仁先生所撰之《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③

得知我在筹划《女界钟》的重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熊月之教授欣然为此书写了导言,给了我直接的支持与指导。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邓志峰博士拨冗为此书标点,特此致谢。

此书能够得以付梓出版,还应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吴景平教授,他从始至终关注《女界钟》重版的整个过程,并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与便利。香港乐施会和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为此书的重版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在此一并致谢。

陈雁

2003年7月于复旦园

注释:

① 李又宁:《〈女界钟〉与中华女性的现代化》,发表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主办的“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研讨会,1992年1月。今年初,李又宁教授又在美国将《女界钟》重新影印和标点出版繁体字本,作为她的《华族女性史料丛编》的开场。(李又宁解读:《女界钟》,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林宗素,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权斗士,社会党员。1903年,与兄林白水同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曾与秋瑾、唐群英等重建“共爱

前 言

会”，宣传妇女解放，开展革命活动。力倡妇女参政，于1911年组建“妇女参政同志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5天后，拜晤孙中山要求参政，获得男女平等参政的承诺，遂引发激烈争辩。

③ 相关论著可参见：《吴江文史资料》第三辑，1984年版；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编：《吴江人物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人物》1985年第1期；鲍家麟等著：《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等。



导 言

熊月之

女界沉沉黑暗中，光明一线请君通；
凿开混沌慈悲愿，佛力无边是大同。
灿烂庄严救世文，一枝铁笔扫妖氛；
钟声撞到铿然处，震起婚姻革命军。
重男轻女判尊卑，提倡平权有几人；
愿代同胞二万万，买丝绣出自由神。

这是《国民日报》发表的《读〈女界钟〉》诗篇，时在 1903 年，金天翮所著《女界钟》刚刚出版。一个世纪以后，重读《女界钟》，将其放在中国女权主义思想长卷中考察，不由得你不由衷赞叹，此书确是空谷

足音,黄钟大镛,轰天一响,振聋发聩,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在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树起一道丰碑。

近代以前,中国妇女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君权、神权、族权之外,还有夫权。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片面贞操、缠足等,都是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对此,历代有识之士多有批评,李贽、颜元、唐甄、俞正燮、李汝珍、钱泳,或以短论,或以考据,或以小说,从不同侧面批评缠足之害、守节之非。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男女平权之行从上海等通商口岸逐渐影响到内地,宁波、上海、镇江等地女学次第开设,妇女公开出入社交场所,不缠足运动逐渐开展。从1870年代起,男女平等之说在上海等地报纸上不断出现。1876年,《申报》先后发表《论女学》、《书〈论女学〉后》、《再论女学》等文,介绍英、美、德等欧美国国家女子教育高度发达的情况;指出女子占人口一半,女子教育不但对于女子,而且对于整个国计民生、人口素质都有极大关系;认为女子教育在中国上古三代已经开始,只是后世荒废了,现在应当恢复;女子教育内容,不应限于传统范围,而应增加许多切实有

用的学问,包括天文、舆地、算法、格致诸学,使妇女学成以后,或执掌教育,或研究学问,或靠学得的一技一艺堪为糊口之资。文章批驳男尊女卑观念,认为男阳女阴、本位对待之词,无尊无卑,要说先后,那倒是女先男后,“盖万物先阴后阳,不有女也,男何以生?”^①1878年,《申报》刊载《扶阳抑阴辨》一文,将新的天文学知识运用到对阴阳学说的辨析,批驳了重男轻女的观念,认为阴阳本是并立并尊的,男女也应当并重无别。1898年、1902年,薛绍徽、陈撷芬等先后出版过两份名同实异的《女学报》,对男女平等思想多有宣传。这些文章,以西方男女平等为参照系,证以最新的科学知识,驳斥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使得女权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是,这些文章比较零散而不系统,对有些问题的批评还比较肤浅。《女界钟》出版以后,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女界钟》凡十节,除了篇首小引、绪论、结论,其余七节分别论述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权利、政治参与和婚姻进化论。此书特色有六:

第一,全面控诉妇女苦楚。书中对于妇女所受缠足之害、装饰之害、迷信之害、拘束之害,予以沉痛



控诉和深刻批评。作者认为,女子重装饰,于己于国均不利。绣领四缘,瓔珞垂肩,花样翻新,费心费时;步摇条脱,碧霞翡翠,珊瑚玛瑙,金珠奇异之工,皆足以玩物丧志。脂粉对人体尤为不宜,因为其中含有铅汞之质,易伤血管;穿耳则为野蛮时代男子降服女子之遗风,更应戒绝。对于缠足,虽然前人多有批评,金天翮仍然写出了自己的特点。他从世界范围内,比较女子所受虐待,认为中国女子缠足,较之非洲妇女之压首,西洋女子之束腰,尤为残酷,“宛转呼号,求死不得,血肉秽臭,肢体摧残”。缠足美观吗?否,外部纤仄,内容腐败,并不高尚。缠足是传统,就不能改变吗?也不是那么回事。历来风俗都是随着社会进步而改变的。作者指出,缠足不仅对妇女有害无益,而且对于整个民族都危害极大,“自古灭种亡国,皆由于自造而非人所能为,今吾中国吸烟缠足,男女分途皆日趋于禽门鬼道,自速其丧魂亡魄而斩绝宗祀也”。这就把缠足问题与民族危亡联系起来。

第二,系统讨论男女平等问题。书中认为,男女在生理结构、禀赋、能力方面,并无贵贱尊卑差别。

作者运用近代生理学的知识来论证这个问题：“能力者，智慧之果也；智慧者，脑之花也。”而男女脑部的构成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男女，脑重量均占全身的四十五分之一到四十六分之一。他用当时科学家对欧洲和日本男女考察记录的两组数据，证明男女脑围并无明显差别，有些女子脑围比男子还大些，从而说明，从生理结构上说，女子智力并不比男子差。他列举中西历史上有成就的女文学家、美术家、哲学家等，证明女子智力在事实上也不让须眉。

既然如此，那么男尊女卑是怎么形成的呢？书中认为，这“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也就是说，男女不平等并不是人类开始就有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是与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要恢复男女平等，就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专制制度，经过必要的斗争，“终不可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自出手腕并死力以争已失之权利，不得则宁牺牲平和，以进于激烈之现象”。这就把妇女解放与反对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书中认为，女子应当恢复的权利有以下六种：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



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主之权利。对于营业之权利,书中指出:“无权利故不能营业,不能营业故依赖而无独立性,依赖而无独立性,故分利不生利,公私内外,交受其害,两失计也。”这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女子政治上的独立,有待于经济上的独立,没有劳动权利,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就不能与男子平等。这也是鲁迅日后表达的思想:“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②



第三,力主婚姻自由。金天翮从个性解放思想出发,认为“婚姻者,世界最神圣、最洁净的爱力之烧点也。凡物理上异性有相吸相感之力,而心理上同类有至恳至热之情”。人类爱的情感所以产生,诸如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无一不是因为素所熟悉之故,道德之相合,品性之相符,学问之相等,才技之相敌,臭味之相和,而后感情才产生。父子、兄弟、朋友之情尚且如此,那么极其神圣、洁净的男女婚姻,更应建立在互相了解、互相爱慕的基础上了。作者非常欣赏欧洲的婚姻自由。他说,欧洲结婚之事,虽尊亲如父母不能分毫干涉。居恒选择,必于同学之生,相

交之友,才智品德、蠢灵妍丑较量适当,熟悉数年,爱情翕合,坦然约契,交换指环,然后结婚。他认为,中国要实行婚姻自由,不妨学欧洲的样,使四千万方里化为乐土,四百兆同胞齐享幸福,“则必自婚姻自由矣”。金天翮特别指出,婚姻自由不是乱婚,而是一夫一妻制下的自由。结婚以前在选择对象时是自由的,结婚以后就应当维护婚姻的神圣、洁净,应坚决反对第三者的插入。作者之所以强调这点,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当时一般道学先生,把婚姻自由诬蔑为交合自由。

第四,倡导妇女教育。书中认为,教育对人能力的形成,关系极大。女子在禀赋与生理结构等方面都不比男子差,可是过去女子能力普遍低于男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女子进行适当的教育。对女子进行教育,不能采用传统的教育方式,要采用以平权、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教育。女子教育,不只对于女子有益,对整个国民都有益,因为“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如果只行男子教育,而不行女子教育,势必连男子教育也受影响,亦如人之身体,“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而废”。

作者指出,进行女子教育,不只是为了将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主要是为了将女子培养成革命的新人。他提出应将女子培养成这么八种人:一、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这样,作者就将自己的教育主张,与传统的以相夫教子为主要内容的旧式教育思想区别开来,带有鲜明的近代色彩。



第五,倡导女子参政。书中鲜明地提出了女子参政的问题,第五节的标题就是《女子参预政治》。作者认为,女子既然与男子平等,在政治上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在清朝专制时代,代议制度尚未实现,当然还无法立即实现女子参政的愿望,但将来一定是能实现的。事情总要有个预备,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将来女子参政作准备。金天翮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系统地驳斥了所谓女子与小儿同权、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女子无议政之才、女子无参政历史等女子无权参预政治的说法,然后指出:女子议政

之问题,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女界风潮,盘涡东下,身无彩凤,突飞有期”。他认为,在眼下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以革命为实行,以共和为目的”,即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政府。这两大任务都是“吾男子与女子共和之义务也”。为完成这两大任务,他号召人们:“绞以脑,卷以舌,达以笔,脑涸舌敝笔秃而溅以泪,泪尽而迸以血,血溢而助以剑,剑穷而持赠以爆裂丸与低列毒炮。”由缓而激,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书中提出:

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迹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徳、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

女子参政思想的提出,并不始于金天翮。西方且不论,以中国而论,清代小说《镜花缘》中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戊戌变法时期,广东女子卢翠在《女学报》上写过一篇《女子爱国说》,文中也提出了女子参政说,要求朝廷仿西国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会集京师,以便讨论女